ロ 12
3764
90

D12
3764
90

# 論語說義序

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蒙嘗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有未著於予墨者年衰事益倥傯慨慙暇恐弃散佚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引而申之或俟異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長洲宋翔鳳



不下帶也氏
1991-9 贈寄
91-123

論語說義一　學而爲政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經典釋文云有一作友與此同）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卽瞽宗上庠教士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卽秦漢博士相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慍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慍於人蓋人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怨天尤人慍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言孝弟慈



此言孝弟而慈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而孝弟則能率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按此卽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性之一然合乎人己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邱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屏之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經既明孝弟爲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則孝經之篇具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



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孝弟忠信不失於人之性情心術曾氏之言卽孔子時習之旨也

公羊何休說曰昭元年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解論語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幷數士十人徒二十人也按此卽司馬法所載車徒之數然出車之地已侈大亦如周禮之寘亂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爲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爲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

舉之矣按包氏論語章句其書爲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
春秋論語爲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
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
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祕謂是周
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爲孔子所
定本堯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
春秋之傳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
五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周
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刱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
其文以合其毀壞幷兼之術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
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詁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
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破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

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三十三篇六藝之文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
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
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謹按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皆弟子之所當學也學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以通義爲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詞立誠以居業正誼明道不爲賤儒非此末由七略之文憫學文之墜誤三覆其詞不可深慨乎劉禮部逢祿曰則以學文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謹按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皆學文之事也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也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苟不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不能持久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學之旨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彌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曾子述孝經一書傳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愼終之事也祭則鬼享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

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推五經六籍之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通之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咨以求聞見小戴所傳經解一篇庶暢厥旨與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涼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啁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六蔽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者脩其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蔽則禮樂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中爲體其節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
用其聲音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
不可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爲同禮者
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道斯爲美異則相敬
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學者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
難矣公羊宣九年何休注曰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亦當合禮
末若貧而樂道依史記弟子傳論語皇富而好禮者也呂氏愼
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謹案此樂道之切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
人孔子素王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
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
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蓋唯恐失人而無
以興學化民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
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　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
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尚書爲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伏生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
旋機故旋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

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傳言帝王之爲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教士則曰太學爲政則曰明堂論語於學而之後次爲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未絕也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已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璇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眾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而樞星常居正中卽天官所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此北極璇機四游正北極樞旋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呂氏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按天官不著天樞之名惟呂覽周髀言之古人星象疏闊天極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運轉不離於中所居獨尊斡維斯繫究之天樞亦是默運故伏生以爲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非不動之謂也至於聖人之經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故堯典一篇顯察璇機玉衡之象（星經曰璇機謂北極玉衡謂斗九星也見後漢天文志注）春秋三世屢見大辰北斗之名自古明堂聽政未有不法

北辰之在紫宮正無俟求之微渺測之虛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鄭云蔽塞也（釋文謹案詩以道性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

公羊何休說宣十五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是則詩雖三百人兼九州風俗殊異得失難齊然王居明堂戶牖之內守其至正以德自明中外遐邇達志通欲無邪之致極之於思如是爲絜矩之道天下太平矣

有恥且格格訓正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政與刑治之末也德與禮治之本也先末而後本則上下皆以術應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巧詐孰而廉恥亾至於其本盡失而民終於邪僻矣先本而後末則上下皆以心通先愼乎德而後辨上下定民志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而皆謹乎禮故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德禮既精則政刑亦無弊是先本者可以舉末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其可不於道之齊之者加之意乎

古者十五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語三十而立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
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
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以
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窮理盡性知天命有終始大過者頤不
動死象也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孔子世
家記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在四十之後春秋治太平之
世亦在其時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
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
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
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受也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春秋說云哀十
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
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疎人事浹王道備撥
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者數
也大學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苟能用矩則自近及遠合萬
爲一以矩印心故能從心以心出矩故能不踰也禮盛德記曰
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
取一至九之數即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
者唯不踰矩而已矣

慶父抗輈經而死魯人謂之諱故曰孟氏鄭注桓六年九月丁卯

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姜以桓三年入至桓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至魯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范氏謂過我則書然紀在齊東不必過魯楊疏已疑之使齊侯五年夏過魯莊公以六年九月生則亦非齊侯子也以明同固桓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胁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



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亾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世家所傳異公羊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荅之也義疏謹案爲政之道諸侯卿大夫皆當以禮裁制之如孔子誅侏儒墮三都皆是也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謹案此指用人言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亦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亦以此三言爲取人之術

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於民而有



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孔子知之故於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之德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謹案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義

應天制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惟求寡尤寡悔而已

子曰書云孝于惟孝（漢石經及義疏經典釋文本並作孝于今本作孝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集解謹案論語引經多作于施行也所作於是引申書意也據包意正以施於有政爲孔子語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以此語作書辭解論語者並從而誤後漢書鄧惲傳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亦與包義合

尸子云文軒六駟（是駟號同）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論語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輿圖之數意大車任重其輿圖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謹案素王受命之事子張能知之故問受命作春秋之後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謂三百年也孔子爲言損益三代之禮成春秋之制將百

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如董生所記三代改制質文而所損益之故大可知矣孔子作春秋以當新王而通三統與論語答顏淵問爲邦因四代之禮成制作損益之原其道如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蓋以春秋繼周而損益之故遂定雖百世而遠孰能違離孔子之道變易春秋之法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謹案自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紲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論語記此見明堂之德之盛基於孝弟忠信究於損益質文極於親安鬼享至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莫不勇於爲義以應明堂之德不已盛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校

論語說義二八佾里仁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白虎通禮樂篇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謹案此今文家說春秋時皆言女樂二八亦諸侯四四之數左傳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說服虔遂解爲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說非也

學而爲政一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八佾一篇遂明宗廟之禮曰庭曰堂皆在廟中孝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是宗廟之法見孝弟之至而爲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無君臣父子之義何有於敬何有於孝弟禮之本既蕩焉泯焉故謂之忍謂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

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廿四年春刻桓宮楹皆失禮宗廟之事穀梁傳曰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丹楹刻楹失禮尚小春秋之法失之小者已在所譏況甚此者而忍言乎故春秋於獻六羽丹楹刻楹皆譏而八佾無文以僭天子者不仁之甚而有所不忍言也故傳曰僭天子不可言也由於不忍而後有所不可終春秋世未見

魯舞八佾者而何有於季氏則以季氏祀桓公也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按鄭君詩魯頌譜曰伯禽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偏而薨周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盡入春秋之世至僖公之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其季氏立桓公廟者以公子之宗道也禮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

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公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按公子友之世當無宗亦莫之宗未始立廟其時無可僭也至行父之世三桓並爲大夫將明宗道而慶父叔牙有罪於國不可以宗之故以季氏爲宗得因緣立桓公廟則其時可僭也蓋謂三桓之所同立而季主其祭故孔子專斥季氏至云三家者以雍徹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舉三家以正其名非謂仲叔之俱僭也春秋不忍言季氏之僭而書丹楹刻桷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卽小小失禮猶在所譏況以季氏而可僭八佾之舞乎知春秋之再書桓宮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

春秋文二年二月經書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說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曰者重失禮鬼神經又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說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

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按此知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鬼神尤重故春秋備日以譏之穀梁子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夫者是無天而行也按文無天之語當是七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天者人之始也祖者亦人之始也是以王者天大祖天命之謂性仁者性之始也文公既無天無祖則安能有仁故君臣父子之法亂皆不仁之所由致也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



卒越廿四年當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陳是行父至是乃當國也世本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魯有季氏自行父始春秋家以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治起衰亂然僖公世當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猶在大夫不敢僭四裔不敢陵至文公之世霸迹已微文公先壞喪祭宗廟之禮至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祭而昏姻之道失又書四不視朔而君臣之意衰文公敢薄先王之制敢亂繼統之法荒繆惑亂而爲君是之謂不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蓋爲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爲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過流爲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魯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對質而言文但謂禮之見於外者非文質之文也）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爲仁之本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禮其政之本與仁之本禮之本政之本其本一也禮去奢而觀儉則忠信之道存喪去易而覩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爲禮之本而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春秋之時僭竊相仍學士有去文之意民心有從質之機故棘子成有君子質而已矣之說而子貢惜之以未求禮之本今林放能問而孔子大而美之林放魯人棘子成衞大夫皆不在弟子之列而意皆及此此列國人心風俗將思有所變易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復脩教化以崇起之者如此而已矣然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徙質之故以禮之本固自有在而非文質所能與也此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之實主文主質皆莫能外此也

泰山爲魯三望之一春秋公羊說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謂諸侯祭封內山川也若季氏旅於泰山則非祭泰山蓋旅非常祭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特舉此旅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以蕃沈祭山林川澤是祭山也大宗伯又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据此知旅非常祭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書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此俗儒强說亦八佾雍徹之類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許慎說文解字云禪祭天也禪與陳古音同類當卽是旅亦名禪也此皆升封告天之事卽旅於泰山之事也季氏專禮樂征伐妄謂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爲旅幾於新莽之受命充其僭天子之量又何所不至春秋之作烏可已乎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光武詔曰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余未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云云是以旅泰山爲封禪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謹案如舊說以旅泰山爲僭諸侯則季氏方有僭天子之罪宜救而何有於此惟旅泰山與八佾雍徹同是僭天子而旅尤非常之事故謂冉有之辭如是之迫切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謹案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爲升中於天乎

孔子憫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言必欲知君子之無爭

庶幾其於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如公罔之裘序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點皆非弟子）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謹案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周公知后稷文王之功德宜配天配上帝而後舉郊與明堂之事孝弟之道充周四塞天人合應肇造典禮傳於後嗣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言有周公之德則知其說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亦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能舉禘祭也示諸斯者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

說也此駁皇侃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卽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葆琛先生明堂卽周禮圜丘其祭在冬日至魯舉禘禮在季夏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變見白虎通故不用鄭說知又不同也魯以周公之德之盛故得郊禘僖公以前往往廢闕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德至是始郊而卜之不從是後郊多不時至宗廟五年一禘以審諦昭穆宗廟之大祭故亦名禘魯之禘祀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於羣廟故孔子不欲觀亦莊氏說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

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紬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故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然周人雖曰禘嚳亦惟郊與明堂大祭列之而不專立一祭莊氏以爲周人無禘嚳之祭其說至審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紬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

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知周公之禘之說通孝弟之至於神明而天下可運於掌春秋託王於魯以天下之思周公也春秋之世諸侯大夫僭竊相循無國不然周公之禮樂則猶存於魯故舍魯何適然不知其本問其君臣且不知其僭又烏能知禘之說孔子貶季氏以及魯君內正其國而正諸夏見春秋之法也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祠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外祭內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

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駁包咸

祭祀之道致其誠敬以事鬼神本非求福而福自至自貴及賤各有當祭遠近污隆分別無競厥儀罔愆忠信不行而祭遂煩瀆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以大夫之職而謁款於天神以至尊之儀而羅舞於私室意在美備以格思忘爲僭侈而獲罪諸侯以下相習成風移乎士庶限於一祀者亦專爲媚悅校論奧竈俗諺流行以致權臣諷諭大聖禮器記燔柴於奧與夏父弗忌逆祀同時蓋在當時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告之禮皆失本原聖人不言孰救其弊先王之制雖立一祀必本於天妄議及之已干天意非彼愚人所得禱祈況其大者宜有禍殃獲罪於天之說至是乃發者

聖人之心悲乎舉世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謹案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公羊文九年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卽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鄹左傳作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鄒魯縣謂漢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鄒郰並側鳩反廣韻鄒郰二字通用襄十年左傳杜注郰邑魯縣東南堅城是也按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國語作騶兒鄭語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按此知魯置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經魯國謂漢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堘固故邾婁之國曹姓



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山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按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鄹郰爲一地一名之證如林寶姓纂謂鄒姓爲用凌氏說郰人紇之後則大謬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謹案時至春秋兵車之會興禮樂之本壞射法雖行主皮爲急五物之詢屢存其一而蓋不仁則尚力尚力而無禮禮樂之比已廢於戰爭孝弟之心不達乎道路徵發頻仍老幼失所是以力役不均兵車之所致也養恤無間強力之爲尚也聖人思古之道傷今之俗欲一變焉自二者始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其亦由無爭之意尋揖讓之風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我

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言禰廟與公羊家異禰或當作祖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傳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此劉歆竄入與兩家立異左氏不傳春秋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公羊何休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按此當是逸禮文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暮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王居門中故云無常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按何氏言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者卽上文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之事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其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按此知告朔一事也朝廟一事也視朔一事也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卽孔子三

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以檀弓三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按彼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白虎通義言歲者以氣紀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以此知中數者據日所在以定十二月中氣知中氣則寒暑正凡經傳言歲者皆夏正以夏數得天也（春夏秋冬不隨正朔變亦見白虎通說別見）朔數據月晦朔日度常贏月度常不足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告朔言朔似宜從朔數然周公制月令當建子之代亦以孟春建寅爲來歲朔日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春秋亦書閏月不告月以著天無是月之義此其說莫備於周書周

月一篇所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則明堂月令不煩言而解矣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之聽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陪臣謂列國大夫）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太史公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言語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而述之爾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律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其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逾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

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餼羊生牲未殺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故曰餼羊以羊祭是朝廟而論語言告朔者欲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也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爲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乃能使臣以禮而臣無不忠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亦猶此意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盡臣道春秋法文王推春秋之義則季氏不必逐而魯君不必出也案論語釋文告本又作鵠告音古篤反公羊釋文告月之告無音則不必改讀又古音告字多讀若梏不以義改也

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不以禮接將以智數相御君一朝失其勢則憂篡弒臣一朝失其權則憂放逐由乎安上全下失其本也春秋定公十年魯始用孔子孔子先盡事君之禮禮莫重於祭入大廟每事問宜在此時時從邑宰爲司空職在三事故廟中之事當問有司如在乘田委吏執事微細每事而問勢必不能位在司空其理當矣政由季氏祭則魯君入廟之問事君盡禮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謂盡禮爲事君之道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爲諂媚求福之用也禮失其本至於五祀之不知而有媚竈之說充其說者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郤無往非諂亦謂吾以求福何僭矣哉此昭公所以莅子家羈也昭公不自知其僭又安能使臣以禮禮失其本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之失也孔子行政季孫三月不違故齊人來歸運謹竊陰田十一年墮郈墮費事君盡禮其效至捷君臣之間不必以權勢相

馭而在乎以禮相與故昭公之逐季氏亦失使臣之禮非春秋之所取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者禮之本也不忠何以盡禮如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故陽虎亦一季氏也非事君不忠所馴至哉

毛詩篇義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臧傷其愛仍不以衷爲義其荅劉玫曰論語注人間行人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按鄭以毛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孛奇曰后夫人雞唱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珮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詩無達詁本董子語義可隨時而

變要皆歸乎正始之道斯哀樂出性情之正而止乎禮義則夫婦之道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也釋文謹案左氏春秋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杜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云云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按社當作主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按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大社爲松殷亳稍東故以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　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議按漢時魯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如張包周說暨白虎通公羊何注之類古文以爲社主如孔氏論語注許鄭從周禮說之類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鄭注論語有以齊古讀正五十事不得反作問主葢何晏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正義謂古論不行於世則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按文公失喪禮三年之意欲爲久喪故改十三月之練爲十五月蓋自是而僭之喪法遂闕沿至哀公之世疑而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戰栗者敬謹之謂也文公之世練主亂禮經蔑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駁孔注）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鰓鰓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以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之已熟也遂事謂事之既行也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其禍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遂事不諫此哀公有尼父之痛而身不容於魯矣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

陪臣執國命其答皆在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卽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謂宰我但答文公作主之失禮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卽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亦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孔子言禮之本曰與其奢也甯儉儉者本之所在能知本者是謂知禮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所謂有三重以寡過得其本也管子以霸術佐齊雖有尊周攘裔之功然終不能宏先王之道充禮樂之美以致太平此其器之小也管子版法篇亦言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其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者治器齊人語也蜀者一也本也所謂禮必本於大一一爲道本精之以德行之以禮舜之所以無爲而治此治器之大也蓋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裒回而不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於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凡霸者之術其始亦有勝殘去殺之意其繼不聞必世後仁之功所謂假之者非其有後憲問篇言如其仁猶如禮何如樂何之意亦不以仁許管仲也非如王者之道損益相因循環不窮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以有治器而不用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善說篇齊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韓非並以祿秩貧富言說苑又言傷民是三歸臺名管子亦言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則藏貨財之處多謂之臺聚斂卽是不儉若取三姓女是不知禮矣包氏所云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當是魯論語家所傳時說苑未出晏子韓非書皆未顯說經家所不用故班氏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戰國策東周篇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按此亦同說苑之言鮑彪注亦以爲取三姓女者非也）

謹案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知語魯大師者卽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亾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

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語本皇侃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曰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



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以燕禮云終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儀禮鄉射鄉飲燕禮皆無金奏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肆夏樂章也今亾以鍾鏞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按周禮鍾師鄭注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思九夏

皆在周頌以金奏亦有聲無辭故說者不一周禮凡王祭祀燕饗並有金奏卿大夫以下不得有故儀禮不具如虞書夏擊鳴球搏拊是猶金奏琴瑟以詠是謂升歌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閒是兼笙奏閒歌而言以琴瑟升歌在堂上故以下別之若金奏獨在堂下故必須別也鳥獸蹌蹌簫韶九成是謂合樂虞時合樂以簫韶故孔子聞韶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歎亦如美關雎之亂也

虞書曰簫韶九成樂記述大武曰六成復綴以崇九陽數易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羣龍眾陽之象聖人相繼有治無亂堯舜之事也故其樂亦以九成六陰數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六有龍戰之象文王與紂之事也故樂以六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堯舜之時直乾積善之家也禪讓之際天下比屋可封民之恆性無不善之家也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以有天下而作歸藏首坤後爲殷易明征誅之義也征誅之全其善此韶之所以盡善也商周之間直坤其民比屋可誅積後殷之餘黎陷溺其心若在塗炭天下未甯餘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未善者爲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董生書曰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亦明救亂之義也春秋五始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王者

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所以教之善而化其質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猶有積不善者存焉此不能無憾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者就也成也戎武事也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武功乃成武樂斯作而由盡美以臻盡善惟周公之治天下斯可以當善人故孔子有吾不得見之言與吾衰之歎當並時而發也九韶之舞后夔作於舜世舜之及身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故當時而作也大武之樂周公作於七年之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此必世而後仁也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而致政（參劉子政鄭康成說）自文王受命稱王至攝政七年凡三十年適當一世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言文王之王也董生書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謹案上三篇旣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明治國當察鄰里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里仁

爲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謹案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云人讀爲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者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生生之德爲仁皆秉乎天性學者皆欲復其性然日月至焉其仁未可知也必通之以恕（說文恕仁也）而後明人己之分以有親親之殺由近及遠仁之道無不通仁之功亦不息其藏乎身者恕則能安仁安仁乃可謂之仁者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擇

仁先求近乎知知者利仁深入心通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所利者體仁之元也安仁之事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者利物足以和義也利仁之學也精其利仁之學亦將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則知仁合而成功一故知者之知人而不仁者遠以其能利仁也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而先言知者以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之卽知也）故知堯舜之知而後見堯舜之仁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仁也知仁合而後爲大知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是知仁者知者不能別以等差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謹案雍也篇曰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人與己二人之象也故於文仁从人从二人已之間先求之以好惡則仁之道可通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知猶欲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接此究言好惡無節之弊欲誘於外則不能反己惡能推己以及人夫性本乎天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欲生於性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迫形爲動靜而分爲內外則性爲天理而欲爲人欲遂判兩涂馳之逾遠其弊無窮此好惡所以不通而仁道鮮也故大學明好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天之民也好惡合乎性是爲民之所好好惡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有曹好曹惡所謂性之欲好惡之節於內者也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者吾能尊顯之渾敦窮奇滅乎天理者吾能放流之此好人惡人之事也禮表記篇曰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夫既爲人之曹好曹惡安得少之爲天下一人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惟以靜制動內外相養而反於無欲則好惡不形而無所可畏無欲無畏以定好惡之表而求民之好惡則好惡無不通好惡既通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心極於天下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此仁者之所能在人已之間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謹案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宜有善而無惡也乾元爲仁元居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初易虛乾元以用大衍之數論語明仁之本以求禮樂刑政之施至此益反覆言仁以示學者性命之正蓋情性分殊而善惡迭起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由於情欲之誘將流於惡而不知所極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以五性之正正六情故曰性情求乾元之義知五性皆統於仁亦猶帝出於震乾初卽復初復初卽震初同爲乾元也乾元爲善之長以體仁主春屬木亨爲合禮主夏屬火利爲和義主秋屬金貞爲幹事知周乎萬事主冬屬水信者主神主於季夏亨爲乾二五之坤文言於乾九二言庸言之信是亨之中有信由仁以推四者順五行之序性命之正也論語曰克已復禮爲仁克已者知也義也信也復禮禮也由四者以歸於仁復性之功也是知性者必志於仁乃得其性之初故其善日長其惡日消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苟不志於仁者又安能免於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謹案此篇專論人之心術爲風俗之所繫以上數章旣明仁知好惡善惡此章則申言欲惡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罔道則惑而不樂有所惡卽由於有所欲故必以道制欲富貴貧

賤罔道之所由樂一時之富貴而失其平生之守所欲有以溺之也患一時之貧賤而不安素位之行所惡有以奪之也故必反之於道所謂道者君子之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以其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不以其道至不以其道之時君子當明其不處不去之故以存其立達之素願蓋以欲罔道則身已陷於欲又何以立何以達其去仁也遠矣是以古之成仁者雖更死生存亾之變其行誼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卽於立人達人之效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然必志於仁者乃能及此君子重沒世之名故能自強不息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與仁爲一雖造次顚沛不足以動其心庶幾泯富貴貧賤之見消所欲所惡之端非安仁利仁之極詣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謹案此章言人心之好惡爲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性也仁也天理未滅斯有好仁惡不仁之性春秋時人人俱失其性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故孔子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歎好仁與惡不仁宜是一人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期一遇好仁者或一遇惡不仁者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故孔注分爲兩人又言好仁者無以尙之謂能好仁卽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如安仁利仁强仁皆是好仁之事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又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故雖有不仁者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是謂能惡此其好惡皆秉於性分之中而不爲知誘於外豈易見其人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考其一日之事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可究之終身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夫既一日用力於仁則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必無力不足之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能一日用力於仁者即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云有者言其或有之也何以知其或有之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非其力之眞不足以爲仁故知其或有之也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說者謂之闕蓋論語所謂蓋闕謂世宜有用力於仁者以我未之見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故曰蓋有之矣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重言我未之見視未見好仁之語其意益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謹案黨類也過者猶咎悔也禮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强仁也利仁也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其情則異又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注云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

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夫仁者已之所盡也功與過人之所遭也君子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功不仁者見其過小人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過不仁者見其功是以君子或攻小人之功小人必陷君子以過以履霜堅冰之節斯見歲寒松柏之心觀過知仁其道在此處過之際能擇仁而蹈流奕世之美稱此利仁之極致曾祿可念能引決於一朝此强仁之成功在過而悔安得謂之利仁强仁乎故利仁强仁必以安仁爲之程限則能性其情於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爲仁之心至死不變春秋所載孔父仇牧荀息之流非皆求仁得仁者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謹案此道爲有道無道之道里仁一篇專言人心風俗之所繫孔子傷世之無道已久故發朝聞之歎與禮中庸記言道其不行不明之意同若事物當然之道聖人之徒聞之宜久何庸朝夕以俟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謹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卽此所志之道也凡爲士者旣以道善其身卽以道善天下有天下而不與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如是而可與議道以此見世之有道無道皆由乎議道之人也如爲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間其立心甚小則其平居深計遠謀但爲空言以欺當世迨處議道之任必將誇張富强之事不顧人心風俗之本所以日離於道而國不可治故正人心者始於端士習端士習者始於識廉恥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謹案此章明

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按上文言仁皆謂以仁治人故有欲惡好惡善惡之說此言治我故言無適無莫適依鄭本作敵莫依鄭讀作慕敵謂有所惡而拒之慕謂有所向而與之其於天下之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當無損乎義然存乎敵存乎慕於治我之功遂有閒也故春秋之法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皆不予爲義以其意在敵與慕也必無敵無慕而後能義之與比比者所以治也周禮有大比春秋屬辭比事漢制有八月案比見大司徒注凡以比爲名皆爲比校而治義之與比卽以義治我也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以義校論於己故曰與比比亦訓爲密本說文積豪毛之善絕纖芥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達於天下仁義之法相因而治有偏用者卽不可爲仁義也董子又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故分仁義爲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爲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覆言仁而仁必

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已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
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
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爲法五行之相代爲用合之於天命之
性分之於人已之治也故孟子但言義內而不言仁在外者亦
明仁義之性也人苟不能考之以義而密以自治將終其身無
爲仁之實以敵與慕皆外也非內也義之與比內也非外也惟
於天下無敵無慕而內治斯密成爲君子也墨子經說義志以
義外之說又如疏義解爲天下之人
有義者與之爲親亦違義內之義
天下爲芬近告子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謹案無仁義之治則所行皆放於利也
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人所怨恨生於褊心褊心所施必還而
相報由是而怨多也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用禮者皆謂之放於
利故有葛屨之儉當思碩鼠之傷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謹案云
能以禮讓句爲國乎何有者夫禮所以明讓讓則不僭不僭則
上下各安其分故能守其義斯謂禮能行其仁斯謂讓以禮以
讓而爲一國又何所見其難爲國乎何有與後於從政乎何有語氣相類隱公推讓
而立春秋遂託始於隱而成其賢於襄廿九年書吳子使札來
聘亦美札之讓國傳稱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
札以讓成其仁義吳於是有君有大夫明能以禮讓乃可爲國
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魯自文公失禮爲逆祀上誣
其先君於是三桓專政宣公篡立不能以禮讓而國非其國故
上篇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者卽不能以禮讓者也仁者之

立人達人皆以己而推左傳稱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此以己及
人之一端也不仁者反此故不以禮讓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其禍相因亦由己而推故爲國者不可以不爲仁尤不可
以不比義而後能以禮讓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謹案不學
禮無以立是所以立者禮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此可知之大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許愼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
地化成萬物故造文字始一終亥乾之初爻爲一乾象盈甲而
藏於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
義歸藏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元所
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也於天爲北辰天之中至虛之地虛
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極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
數虛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之以通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明虛一之
義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當萬
物之數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一以貫之說意相發也老子
又曰道盅而用之又不盈盅爲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爲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一也守靜者不用也萬

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一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敬也恕仁也（俱本說文）主一謂之敬於文仁从人从二仁有二人之義人與已爲二人極之天下之大唯人已而已矣故論語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人與已爲仁之義也能近取譬二人之謂也乾爲敬仁者元也乾元之道行以忠恕有忠恕之實而後能明一貫之旨中庸言中之用中爲皇極極卽一也用者貫之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一以貫之也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之字並从一有一而後本末具則貫之於終始故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已以及人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克已復禮忠也敬也仁恕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之所以聞一知十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義與利皆係於一已而無與於人故言喻喻者曉然於心也君子以義爲利故見利思義惟其心之所喻故能思義及其見危授命乃見君子之喻義義者君子不責於人但求所以自盡不喻者不能及也利者小人欲專於已遂亡於所自謀不喻者不能及也董生書曰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

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按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死而不避義也死賢於生利也斯爲以義爲利斯爲善喻小人不知義而疑但見利之可欲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而以狗利是爲喻利是爲以利爲利利者亦君子之所喻也惟知利以和義則喻利而不必言利義者小人之所疑也以疑義而貪利則所喻惟利而終身不知義求性命之正則有義即有利自有小人之喻利而義利分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謹案學而篇明大學之法父在觀其志一節是言幾體之君以天子諸侯皆視學世子亦入學也里仁篇明里鄰風俗所繫至此類言孝事以著爲仁之本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槩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則可要之沒身矣語雖若一而義有兩施邢氏以爲重出者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三　公冶長雍也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小爾雅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說文佞巧謁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故論語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無乃爲佞乎謂無乃自以爲才乎在或人卽微生意中自以佞爲美故當時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也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按若當作启）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避景帝諱作開論語稱漆雕開

者是稱其字猶南宮紹字子容而稱南容也啟古字作啓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啓字之譌一說曰尚書不樂書不逝說皆古今臣吾斯之未能信斯者謂斯世斯民也言吾於斯世未信吾道之可行卽從吾所好之意故子說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按漢志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人不特文理紀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益亦子張之流與

孔門之有顏氏以不違之體篤好學之功孔子許以天下歸仁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與孔子所許正同故獨發問以要其對夫知十知二言功效所及非謂才力所限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爲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易於乾元爲仁於貞明既濟定言太平之世羣聖相繼效至捷也故孔子繫易獨著顏氏之子易備一至十之數惟顏氏得聞之子貢日在聖門傳詩書禮樂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然有或及或不及故自謂聞一知二知其讓顏淵也於文一與一爲二具四方中央爲十顏子告以天下歸仁惟謂四方中央歸之此知十之說也子貢告以及人謂己與人而二此知二之說也蓋回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賜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賜之所聞也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以仁性合乎天命是爲

性與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是爲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亦惟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假我若問未嘗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惟聖人能知之非學者之所能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詣有所獨造孔子之若子貢遂謂吾與女俱弗如者以爲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魯顏氏之匹願與諸弟子共聞文章亦足以求仁之本故曰吾與女弗如若由也好勇過我之意而顏氏之子固倜乎遠矣

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按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又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按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則離道

聖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之學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卽不可得聞之謂自顏淵死而有天喪予之歎知不能見之行事而託諸空言則春秋斯作後之所傳有禮運中庸諸篇暢明旨趣當時七十子者宜莫不聞所謂不可得聞者謂舉世之人不可得聞非自謂不聞也文章者卽本乎性與天道發爲詩書動爲禮樂以正朝廷而成風俗七十子中在政事文學之選者皆脩夫子之文章者也子貢深窺斯旨故願明其可得聞者以陶淑一世使人共由存其不可得聞者以見統緒絕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自在君子所謂仲尼微言卽性與天道之



言求微言者在論語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能發起聖情互爲影響二子之論爲獨多也淮南精神篇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言性合於道卽性與天道合猶與也

漢書外戚傳注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按如顏意則漢以後學者以性爲自然之理與天爲合故曰自然與天道合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敕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仏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荀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並以與爲合也何平叔亦無以與爲及之說至皇氏義疏始以與爲及然猶說自然之旨自後遂一變而同顏氏

之解矣

子路所問詩書禮樂皆賴施行者也子路有政事之才宜仕諸侯之國故未之能行知其必行也惟恐有聞其深信所聞也必如是之聞而行之乃可謂之得聞也必如子路之勇而後可以兼仁知之道則國可得而治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然其人必當就裁乎孔子如後所稱孔文子子產若而人使爲仲尼之徒則列國之政用爲東周矣謂之文也謹案此明文章之用由乎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下問則詩書禮樂明而可以爲政治學問也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是也詩書禮樂非無其人皆當學於孔子則有國子貢以其謀發問以見列國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與

子產在聖門亦政事之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謹案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進賢達能仁也通古今辨然不知也必有仁知之美而後可仕於國蓋有知者之知人則仁者之愛人非爲泛愛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苟知賢而不能進即不可爲知人以知易惑者意多歧也故觀人之術先觀其知臧文仲之竊位由其知之早惑左氏傳記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論語但言何如其知惟其不知而不仁更無待言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又案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彼尙未有一智安得乃知爲人乎謹案此皆本魯論語家說與孔安國古文家說異釋文未知鄭音智下同案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論魯讀崔爲高案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世卿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論語釋文崔子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案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釋文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

謹案孔子荅子張之言知用人必仁且知乃可使之治國然仁知詎易幾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淸宜皆近乎仁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正以其知不足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蓋有知者之無不知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愛惟知不足則無知人之明無知人之明則不能定後來之變而立人達人之意遂窅然忠淸之質是能以義治我者也通之以知乃能以仁治人故聖人之門宜取乎二子之才俾好學以近乎知則皆治太平之人也

謹案左傳載季文子出莒太子僕使大史克對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深明用賢去惡之道又稱文子忠於公室故鄭注論語亦謂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取證其言自可信矣或難曰文公之僭禮宣公之篡

立文子執政其謂之何荅曰僭禮篡立過在君父春秋猶爲之諱行父不能正是其罪耳然律以科條情非首惡且事會所至或有權宜卽如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又附益聚斂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葢不以從坐之刑掩其平生之美依左氏之文如季文子者亦聖門之所采也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旣出其國屢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葢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閨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濫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按所謂其文則史者謂左丘明之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爲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但當

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

南面者明堂之象也堯典言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欽若曰敬授居敬之象也又言受終于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亦言明堂之象南面之法也行簡者無爲而治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仲弓論居敬行簡與舜正南面之道同簡者大也（釋詁簡大也）非敬無以居非大無以行橫被四表格于上下大之至也敬者肅也明堂月令於四時天子之齊大史先三日謁之敬之至也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德者四時盛德之所在居其所者敬也守一之學也行簡以臨民者不亦可乎所謂衆星共之一以貫之之學也故亦謂之忠恕忠敬也恕仁也以仁治人是能行簡中心爲忠居敬之謂能近取譬行簡之謂然敬不可見聖人於是立之以禮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居敬者抱一之式至正之守幹維所繫綱紀所存斯見之於禮行簡者寬大之治疏闊之法鈞陶醞風沐浴醲化斯形之於和先王之道斯爲美言其行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亦不可行居簡而行簡者是也道家者流但言無爲而不言夫禮於是乎大簡老聃之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推其作書之意謂欲救道德仁義之失要必明乎禮以禮與道德仁義出於一原而循其古始宜有厚薄亂治也言忠信既薄則禮爲治天下之首事故言禮之書莫精老子迨其支與流裔但就失義後禮之

文如子桑伯子莊周之徒肆其議論放棄典禮貽悞來世有仲弓之言而儒者之治國得其正矣然惟仲弓發此言者正以仁術素裕也或人謂雍也仁而不佞孔子但言焉用佞則已許其仁蓋七十子中列德行之科者皆全乎仁全乎仁者君道也漢書古今人表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於上中上中爲仁人如閔子辭費宰使南面者不能仕於家也傷伯牛者言命與顏淵之辭同論語於公冶長一篇言卿大夫之事故究之以忠信好學雍也一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爲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

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過於易孔子於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學莫邃於易孔子繫易著顏氏之子蓋學易獨許顏氏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虞氏注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可驗顏子學易已深故能不遷不貳合復初之象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乾爲善坤爲過乾初九來息坤成復陽生於微顏子之遷善動於幾微而人不覺常人輕躁之情易遷於喜怒而怒尤甚顏子粹道沖和無怒可遷得善服膺之象其過當亦意力稍勝見爲過中改之既速斯不貳過故曰其殆庶幾許其能體復也學易如顏子乃可謂之好學也易乾初九爲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體仁足以長人張編脩推虞義曰謂初息震震爲仁爲諸侯故體

仁足以長人謹案體仁不違仁者也長人以仁之道治一世者也乾初之陽上窮於剝剝窮上反下而爲復剝爲九月復爲十一月中間十月坤純陰之卦含宏光大而凝乾元故坤初六有履霜堅冰象謂陽震出坤潛龍勿用陽氣常息於剝坤復三月消息見其義乾元勿用而確乎不拔是爲不違仁同之心見天地之心故復初有元吉之象元者乾元同能體復故三月不違仁仁體君道故德行之科如同比者皆可使南面者也日月至焉者離日坎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極爲天之北辰於人性爲仁於易爲乾元兩儀爲天地於易爲乾坤於氣爲陰陽五德之性稟於陰陽性之仁如乾之元而仁自存乎乾元也乾盈坤虛陰消陽息故以人參天地四象者日月之行成春秋冬夏日月之象成乎坎離爲乾坤二用求納甲法月三日昏見於庚明生於下震象也八日上弦見丁明盛於下兌象也十五日盈於甲明滿乾象也是爲陽息十七日晨見於辛魄生於下巽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見丙魄盛於下艮象也二十九日入於乙明盡坤象也是爲陰消晦朔之閒日月藏於癸合於壬陰陽相通坎離象也故月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故乾坤生乎春乾甲坤乙相得合木至丙丁而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艮丙兌丁相得合火至庚辛而震巽象見故震巽生乎秋震庚巽辛相得合金日月會於壬癸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戊己壬癸皆坎離也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益北辰靜而日月動乾元靜而坎離動以勿用故靜靜故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此則孔子顏淵用

行舍藏如一死而不亾也坎離爲大用故動故孔子爲素王七十子皆奔走疏附先後禦侮知二三子之何患於喪也然其人皆有得乎仁之道而輒謂不知其仁者以日月之至有盈虛消息之變異乎乾元之不可拔也則吾必在汶上矣謹案費在魯東南邊邑汶上在魯西北鄰齊境必在汶上言託迹當遠也

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者孔子言今世之人苟非祝鮀之類卽如宋朝之比也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謂賢人君子將不免有巧言令色之畏也免於今世固非鮀若朝之人所計及也故深慨乎今世之所有而自發難免之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謹案曰質曰文卽所由之道也禮器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文有質謂之備勝文勝質謂之不備文質不因勢利導謂之不當文質彬彬君子之體謂之由禮禮器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亾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按此與論語言誰能出不由戶意同莫由斯道謂當時無彬彬君子之道也以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言謂之禮以小大之所共由謂之道禮器又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

也是一者禮之不可易者也本也文質者順時而變者也禮之末也春秋家謂三代一質一文以再而復而表記曰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夫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互言明王者制度之所消息也言虞夏之質者謂舜爲質家而立虞法至運當改制而知天之秩數在禹不俟其敝而相授受禹雖當承主文之運而質家之法意難廢故虞得兼夏也又言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謂質家亦有文文家亦有質夏之主文郎承虞之主質但就輕重以爲制度故亦得有虞之文也其言殷周之文者言殷之末世質法已敝人皆患其敝而勢趨於文故文王之制度用文家之法因而利導之爲政篇言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因勢利導之意故曰殷周之文又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之際正文勝乎質之時也君子之道當因其勝者則民順而易行非質勝而改文文勝而改質也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末有強其所不能行其所不欲也要而論之當其文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文之中有質而不知其所由則有如子桑伯子欲去其文孔子以爲易野故曰質勝文則野喪服傳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此亦去文之極　因爲之明質家之法如殷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當其質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質之中有文而不知其所由則失其義陳其數如祝史之事故曰文勝質則史因而爲之明文家之法如周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故主文主質之始實兼是二者以消息其盛衰文不能去質質不能去文是以文質能相救也

孔子承周末流人心患文之敝而質勝如論麻冕拜下之言及
虎豹犬羊之鞟其辭可見因明質家之法立春秋之制使百世
之下其由斯道是則可謂彬彬君子者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謹案宰我見巧言
令色今世皆是誣罔之生斯幸而免則仁人不知所以免者於
是設爲井有仁焉之問恐爲仁者相從納於窘穽仁之道窮曰
井有仁焉危辭也其從之也疑辭也疑之者疑仁之道將不可
從也蓋設此辭以發孔子之微言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
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
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罔也不可陷也故君子但患其違仁



而勿慮其入井也

三禮目錄曰中庸名曰中庸者以其紀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
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
鄭君之說知中庸一篇所以發中庸之德之微言也中庸篇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
此知中和爲性情之本始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極中和
之用爲天地位萬物育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至者致也
中庸篇又曰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又曰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云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
人罕能久行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注云

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按鄭既解庸爲用而又言庸常者常恆也謂中和爲人之恆性所謂秉彝彝亦常也民無賢不肖若有恆性如舜之德能使人人各遂其性故曰用其中於民此明中庸之爲用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中庸之爲用卽吾道一以貫之一中也貫事也猶用也孔子明己之道則曰一以貫之明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曰中庸之爲德謂明五德之運以明於天下是以謂之至德孔子素王之德否乎當時而通乎百世久矣之歎以時考之知春秋之成當致大平矣故雍也一篇首言居敬行簡以明忠恕而究之以中庸皆一以貫之之徵言南面而聽天下不外乎此春秋繼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無敝是謂能久然求張三世之法於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見治大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此仁之能近取譬故曰爲人君止於仁此南面之道中庸之至也雍也一篇於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外及冉有原憲諸人至於澹臺滅明孟之反之流其人皆有君子之性至祝鮀宋朝則小人之反中庸舉世而是而君子難免遂至莫由君子之道故慨然於文質之故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始也人之生也直君子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小人也知之者中人以上也定九品之差明中人之分君子小人於是辨也辨君子小人而後可以極仁知之功用則治太平之道可得而幾然而春秋之天下未易變也齊一變而至魯魯一變而至道溫溫無所試循道爾久颺哉

之歎言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以喻爲政而致太平非一日之積也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以可陷可罔則仁人將墜於井春秋仁義之法可無是患也春秋十一篇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魯史之文禮先王之道我則弗畔於先王之道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道之當否知我其天中庸之德天待我以明之故春秋之作不得已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仁也堯舜帥天下亦仁也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以究堯舜以來中庸之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一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四 述而泰伯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謹案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又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詳世本語謂商之守藏如周柱下老子繼彭祖爲此官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則守藏柱下可互稱殷易爲歸藏文史卜祝大史所守歸藏在柱下故曰守藏彭祖老聃遞守之也歸藏黃帝易老子之學出於黃帝故曰黃老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去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按秉要執本三語卽居敬行簡故曰人君南面之術則老子與孔子道同一原論語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言無爲而治五千言之文悉相表裏惟孔子言詩書禮樂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而道德之意則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弟子述之不致有支流之失老子之失則有放者之獨任清虛卽居簡行簡仲弓亦言其弊非老子之本意也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論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論語脩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太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太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老子爲黃帝之學何證考黃帝號曰自然氏自然之字他書皆作有熊獨白虎通義曰黃帝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按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我者蓋黃帝之辭而老子述之也其申自然之義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此自然爲獨宏大道德之義

其爲有熊無所取之也又考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耆欲自然而已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此自然之證也故老子自然之說皆黃帝之說也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皆見老子知述黃帝書也谷以受水坤爲地水之所流故曰谷神神之字从𠂤从申即古文坤字黃帝始造文字始一終亥皆本歸藏坤文作巛可以明谷神坤也坤爲牝周易之義亦以坤牝乾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虞氏注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即谷神之象又曰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以亨故元亨其言終亥出子即不死之象又曰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曰利牝馬之貞以牝馬明乾坤之合乾坤爲易之門故曰元牝之門天地之根者乾初也乾初爲道本故曰乾元坤初動則凝乾元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皆坤凝乾元之象歸藏首坤可於是推之知老子所述皆黃帝之說歸藏之說也又觀十翼之文則孔子贊易亦多取於歸藏易春秋爲微言所存故皆從竊取之義竊比猶言竊取也周易魯春秋皆史官所藏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天地陰陽之故及筆削之義所謂竊取之者也春秋去文從質殷禮也宋不足徵求於杜下得之老彭問禮老聃春秋之禮皆殷禮也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合乎春秋蓋問乎老聃而折其中不徒曾子問之所記也故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而得之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之義可謂遠矣又論語不曰彭老而

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不言周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抱朴子對俗篇云人中之有老彭猶是人耳按言老彭又言彭老亦謂是兩人也

昔者孔子耳順不踰天縱將聖年有壯老之異志無衰盛之分惟感周道之既衰則思周公而無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者謂吾今日也久者謂自幽厲傷之至今日而已久也孔子謂周道之衰當吾之世而益甚如魯之郊禘非禮其精神已不能與周公相接制禮作樂之意吾將坐視其泯沒精神不交則不復夢見也周公其衰之杞之宋又不足徵此春秋之作所不能已與

謹案後漢書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又禮記曲禮正義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即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秦誓正義

盍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又左傳杜注亦云束脩取其自脩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復之初九也荀爽說復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

地之心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性之所藏也性者乾之元也乾初九爲乾元者善之長故勿用六十四卦皆用九六獨乾初言勿用於易爲乾元於人爲始胎雖欲言性惡而極之於始胎則未有不善者也善者陽也以乾元之勿用知復初之不遠於乾明性善之理此天道也聖人之學也於復初著復性之功此人事也賢人之學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復之利有攸往用之則行也乾初之潛龍勿用舍之則藏也復之消息可以通乾賢之成功可以合聖

謹案周禮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相類鄭君所謂於道可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此下士之職故鄭君以爲賤職孔君以從吾所好爲古人之道古人之道卽詩書禮樂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脩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義疏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儀禮以周南召南爲正樂故合樂則歌周南召南而工告樂備語魯太師樂言以成者指此虞時合樂用簫韶故曰簫韶九成

合樂乃得言樂也

夫伯夷之不立夷無怨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齊無怨也惟其無怨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俱得是謂求仁而得仁若靈公之遷蒯聵而蒯聵怨矣使輒亦必怨惟其怨則君臣父子之難交作而國不可爲故曰夫子不爲如子路之死亦知衞不可爲而出於一死也於春秋許輒得立信其信也於論語明不爲之義仁其仁也惟能仁其仁斯可以爲春秋可以救亂世大戴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安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謹案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卽三代立學之法也文王世子記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據此知詩書執禮卽大學之教乞言爲雅言合語爲樂語曾子書曰爾雅以觀於古

可與辨言矣此雅言之謂也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本釋文序錄此就詩書禮之言而通之以爾雅之義所謂文章得聞者也至易之卦名春秋歲月地名氏族皆雅言所未釋此性與天道之書不可得聞者也是爾雅一書爲聲形訓故文字之原雅言之所在也旣通其所以言當明其所以教則文行忠信備其本末論語屢言文行忠信與詩書執禮相爲表裏文文章行德行詩書之所載也忠信禮之本也必由文行忠信而後詩書禮樂浹於人之性而後可以謂之教也精其業者卽以求乎天人相與之際則以可得聞者及乎不可得聞者此文行忠信之所充也故七十子之徒皆身通乎六藝而傳聖人之教於當世則惟在詩書執禮故孔子之教卽三代立學之教其後齊魯閒孟子荀卿之書皆言詩書禮樂而不爲易春秋之教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統緒不舉其文知不以教也太史公傳儒林亦先言詩書禮三家而後及易春秋以二書於當時在不可得聞之數其立博士以教弟子則自漢始其雅言不及樂者以禮樂之情同且樂備聲音節奏不徒正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謹案聖人與善人名異而實同以其具於本體而言則謂之聖人謂其人獨聖也以其施於一世而言則謂之善人謂以善及人也君子爲作聖之始基有恆謂善人之終

事非君子無以入於聖非有恆無以成其善時至春秋三王之聖已遠而盡善之治莫臻夫子所言不得見者卽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之謂繼周而受命亦自盡君子之事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爲天爲君而冢取君子者亦以君子聖人非二體也善人者所謂止於至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必教民七年而可以卽戎爲邦百年而勝殘去殺非旦夕之效而目前之可見故必得之於有恆易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知有恆與君子非二體也文王作爻詞亦惟見君子而不見聖人六十四卦有恆之體而無善之名以君子亦要以有恆而已矣中庸記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有恆之象哉是功成德盛而後世稱聖移時歷世而海內向善故堯舜曰吁咈皐陶歌叢脞而孔子曰吾不得見其意若一若具曰予聖而其事已善則所謂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者又聖人所深戒也中庸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至誠者至善也有天下之大經大本而知化育中立而不倚由新民而止至善也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聖人也此以知聖人善人表裏名實之分非有同異等差之別故論語兩加子曰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以爲二之中四之下者下言其基也以善爲始基而五者以推其極此善人卽就樂正子所具體象言之與論語稍異而實同也信人卽是有恆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何注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

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
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謹案何皇兩家但知文莫連言而
不解其義故爲此曲說方言七曰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勞
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曰其謝之也猶未
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說文悉强也慔勉也悉卽文慔卽莫叚
借廣雅文勉也黽勉密勿黽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勉强而
爲之躬行君子自然而行之蓋爲謙辭以示學者也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謹案說文讀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
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重文讂或不省又誄證
也从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讄論語禱尒于上下神
祇字作于不作於與
引詩書一例知
出古禮經也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

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
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
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
伯禱祠于上下神祇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
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謹案六尺之孤謂幼君百
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
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誄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
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誄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
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
故謂之民命今君亾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蓋

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華歆上言曰唐虞稱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元和顧千里以爲漢魏人言舜禹者惟見於此則論語言舜禹之有天下正指禪讓而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言堯爲君之德也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若者則天也敬授人時者民事也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不出戶牖而天下治其治天下之迹幾於不可見故民無能名也名者號謚之通稱生而名堯沒以爲謚雖曰上世質直卽民無能名之說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此言則天之驗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有定時成歲之政而天之成功卽堯之成功也文章者星辰之文日月之章也至堯而數法日月星辰於是而永短之度見鳥虛之宿明則天之文章皆堯之文章也故堯猶巍巍至高之貌同乎天也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謹案毛詩篇義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十一年已八十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

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
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
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
數文母又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卽天子位亦與今文說不同當
同是古文說也

夫王者之興以爲民也天命所在無所可避天命不予無所可
幸也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聖人之心其道如一愚者昧焉必
以已私妄加校量德衰之說孔子知之故於泰伯一篇往復以
明其理泰伯之三讓知天命之在周也文王之服事知殷命之
未訖也秝數之所在統紀之所存而於已無與也論帝王者皆
以舜禹授受武王征伐爲二法不知周之天下亦始於讓也蓋
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矣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
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不言文王言周者自泰伯讓天
下以成至德人皆稱文王之事殷而莫稱泰伯之讓周故言周
以見至德之遠也而孔子所以無間於禹者以有天下而不與
也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皆知天之所命而於己無與
也舜禹之受天下同而禹所以予天下若與舜異陋儒之私議
由是而興也故孔子既明不與之意又申無間之旨夫文祖上
帝六宗山川羣神祖禰之祭堯典之所載也決九川濬畎澮禹
之昌言也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舜之申禹也曰菲曰惡曰卑先
以此三者示不與之意以爲萬世有天下者法曰致孝曰致美
曰盡力又以此三者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

降絕續咸繫於禹而後知禹之有天下未嘗一日肆於民上安得有所非議閒厠其閒乎謳歌訟獄不歸益而歸啟亦天命之在人心而非禹所得與也至於後世視天下之大爲一家之私至高而無上窮泰而極侈則廢興之際是非之說紛焉唯知禹之無閒乃知不與有天下之實與舜無二道故反覆言之如此也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五 子罕鄉黨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罕言 句 利與命與仁謹案盡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閒通乎絕續之介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際也夫子贊易脩春秋弟子不得聞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元年以當元元者始也春以當亨所謂陰陽之中在二五也春爲陽中舉陽以兼陰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宜爲天下所歸往也正月以當貞貞正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仁元義利禮亨知貞而乾爲信乾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陳王道故終之以公卽位易言君德之體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備弟

子撰微言則曰利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荀氏說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相和猶言與也惟利物足以和義則元亨之德成而貞固之事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可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敵無慕故罕言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謂義卽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卽不言所利也四時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人之所長養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爲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

孔子素王如堯之大民無能名達巷黨人先知受命獨發此言一人而已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存乎微言恐門弟子性質未明驟聽此理轉滋疑惑不使躐等故就其身體之事擇乎六藝之中射御二者御尤切身舉而示之以合禮樂斯須不去此文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別舉門弟子者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

立一王之法成一代之禮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卽以所不
變革者維乎世運孔子受命作春秋制去周之文從商之質亦
以人心風俗其機可乘也麻冕之制凡冕以木爲之長尺六寸
廣八寸低前一寸三分故曰冕績麻三十升布爲之故曰麻冕
禮器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
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鄭君据周禮司服士皮弁以此爲夏殷制按周禮家法不同論語今
故以禮器說之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故曰禮也云今也純者鄭君讀
純爲緇是爲緇布冠其制狹小纔足容髮士冠禮記曰始冠緇
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
而敝之可也鄭注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
重古始冠冠其齊冠接冠而敝之言不復更著謂當時禮服自

有皮弁爵弁元冠遂不更著緇布冠矣弁冕聲相近制亦大同
論語見冕者又冕衣裳者鄭 毛詩篇義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
並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 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其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云緇撮
布冠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
節也箋詩以緇撮爲儉可證論語讀純爲緇定爲緇布冠矣 東遷以前衣服無常言侈靡
也大東西人之子粲衣服卽謂侈靡故詩人思臺笠緇撮之風自後人心厭而
求儉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緇布無飾之冠其侈也文之弊也
有過乎禮者也其儉也質之機也可推而進乎禮也學者聞吾
從衆之言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夫政教文質
所以云捄也故事或變古而不遠於道者聖人亦因勢利導而

已矣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故上下之等尊卑之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臣之於君有拜於堂下者臣禮之正也有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者此君待以客禮禮之殺也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以卒爵不再降又禮之殺者也有其正變卽有其隆殺而君臣之義益明若充從儉之俗則無不從其殺駸駸乎去拜下之禮隄防一壞教化不立尊卑上下其數遂淆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泰而驕驕而僭僭而亂所馴至也故春秋褒善貶惡進退詠絕皆斤斤於君臣之閒所以挽人心而捄風俗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則儉從衆之說也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則違衆從下之說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所以教化隄防之者無不至故拜下之禮不可不嚴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謹案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此章言五始之在王易春秋之微言具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謹案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孔子稱之曰殆庶則顏氏之子或可鑽仰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也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惟習聖既久斯能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所謂彌高彌堅者也文章可得而聞者所謂循循善誘人者也詩書執禮皆文章也聖人初無高堅前後之象弟子皆在博

文約禮之中如切磋琢磨子貢因禮以悟詩也素以爲絢子夏因詩以悟禮也以此及彼故曰聞一知二顏子所傳博文約禮與衆人同而欲罷不能與衆人異從不可窮盡不可形象以見聖功之全體知微言之所在如有所立立言也卓爾謂微言之卓絕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既見其所立當有其所由而云從之末由者爲博文約禮者言之也蓋慕學者既多而希聖者無幾道之以儒術脩之以禮儀庸德之信庸言之謹故譏儒者曰博而寡要其博文者乎曰勞而少功其約禮者乎聖人治天下明萬古固自有所立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故曰微言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春秋時如左傳所載知雅頌相錯又如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爲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爲金奏升歌笙入間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爲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間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爲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則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 句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
如也謹按上章自君召使擯至賓退復命已具爲擯之禮矣春
秋時朝聘無常其禮因時制變則擯事甚難故此章重記之也
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
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
進相君拔彼注言擯入門而右卽論語入公門公門指大門也
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云凡君
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
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棖與閾之間士介
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
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
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
門也知此門當是廟門矣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
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三揖注云入門將曲
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擯者入門右故鄭注過位云謂入
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君揖位尙虛而
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
有言故曰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
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
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
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

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未至堂上以見雖因時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葢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拔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所以防禮之變也上章言賓退必復命則當時有不復命者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此言升堂異聘禮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而以不盡一等明之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後之說論語者以入公門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過位亦不當有言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合之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摳衣又趨進一節亦賓所無以爲記聘非矣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

論語說義六　先進顏淵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禮樂者治身治民之具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作禮樂而其時士大夫皆禮樂不斯須去身故試士射宮必其容體比禮其節比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古者賜爵祿於太廟凡與於祭者皆民材也故論語言仕之先進後進皆以禮樂言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王制所記皆殷法也凡士民有德者皆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之君子君子野人以貴賤言故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後世仕進皆卿大夫之世居在都邑而僻在田野者俱無由





仁和邵順穎校
仁和葉維幹

進春秋譏世卿去周之文從商之質故用人之法亦從殷禮後舉四科諸賢以見世爵之代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倫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斯爲天地閉賢人隱春秋之所爲作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書舜典闢四門正義曰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廣致眾賢也謹案此說與鄭義合

德行脩德行仁作之君者也言語傳聖人微言述而語之以垂百世作之師者也政事食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通六藝備九能爲學士者也故顏淵問爲邦雍也可使南面閔子騫辭費宰伯牛事少見而孔子惜之與顏淵同辭所謂具體而微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也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所謂言辭命教正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駁那疏故孟子又述子貢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卽申言辭命教之義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卽知聖人之微言故論語二十篇於宰我則有晝寢問主三年之喪之類子貢則有餼羊問衞君之類皆明聖人之微言而習其讀者轉疑二子則知言之人未易得也故德行與

政事相爲表裏者也若有君則必有卿大夫士德行之不脩未有能若其國子其民者也政事之不備未有能佐其君以治其民者也釋德行而言政事必舉天下爲府史胥徒而後已也釋言語而求文學必溺一世於詖淫邪遁而後已也故言語與文學相爲表裏者也聞夫子之文章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而不終絕也如子游子夏之徒無不聞性與天道而以文學爲科者欲以禮樂詩書公之於天下後世而微言存乎其間以待其人則俗儒所疑爲非常異說可怪之論者固其宜也

子路行行如也謹案說文解字侃剛直也从仙仙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徐鍇繫傳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嘉賓式燕以衎之衎假藉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益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謹案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恤其難義之至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

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嗚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而春秋譏世卿之法亦由是而益明矣冉有政事才以爲季氏聚斂故夫子以非吾徒斥之否則若愚若魯若辟若喭皆有病累而不害爲吾徒惟顏子則庶幾無四者之病而舉其屢空以見與冉有相反此其能與孔子素王之德相合若屢空糟糠不厭爲君子固窮之義存聖賢之正道而子貢貨殖爲羣黎百姓謀所以自全於王政不行之世以補君相之未及謂賜不受命者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是能不受驕君之命者也弟子傳又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鬬注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徐廣引廢舉作廢居又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按廢著漢書作發貯廢舉廢居廢著發貯字並通假此貨殖之事也億則屢中者卽計然所謂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屢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也三王以後封建井田學校之法壞而孔子成春秋以當素王諸侯卿大夫不能舉其職而子貢之倫興貨殖之事以命曰素封太史公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蓋輓近之從政者皆與之爭者也而命曰素封者皆因勢利道者也則貨殖之事與季氏聚斂不可同年而語故於賜無病辭也或問封建井田壞於秦而春秋則其制尚存荅曰封建之初大國百里井田之分一夫百畝侯國逾制則封建

壞賦稅過度則井田壞開阡陌并諸侯亦乘其流極則秦之變
制聖人已早見其然故與弟子商榷以救後世如顏淵子貢之
行宜並取而兼存之矣

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按此知季子
然亦弟子之一

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義疏曰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
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
弦笑不壞顏曰弦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弦爲正矧是段
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徵
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謹案下文公西華言禮曾晳言樂論衡明



雩篇曰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
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
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
中出也風歌也按風讀爲諷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
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
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啟蟄而雩文異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
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
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
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

魯不能從德而徒雩也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儻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爲僞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幷與孔子問意反矣　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　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　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鞞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義曰鄭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

詠而歸是也　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饋爲雩祭故具錄之

詠而歸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云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謹案詠是歌詩所歌葢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葢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鼎鼎及鼐鼒鮅其觕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君人之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己之身也家國天下由己以及也誠意正心爲脩身之事卽克己之事也克肩也本說文能勝其任之謂肩君人者以一己勝天下之任則必反諸禮以脩身故驗之於一日而脩齊治平之化可旋至而立有效誠意之極是謂致知自脩身以至於天下平是謂物格格來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致知格

物之事也聖人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大明堂之禮四達而不悖其事固可驗也董子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乎逆順之處是故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故以義正我克己復禮也以仁安人天下歸仁也求仁義之別則知為仁之由己不知為仁之由己則堯舜其猶病諸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以義治我禮緣義起而仁義之法相因也

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棘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翔鳳按鹽鐵論相刺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閭六禩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為氏膠鬲在殷衛是殷都故子孫在衛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釋文鄭云片半也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謹按書呂刑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哲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悊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為斷決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為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

呂刑明清于單辭正義單辭為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曲彼攡辭誣人單辭獨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肖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

旦大少能然也謹案此與義疏所載孫綽說同蓋六朝人相沿舊說矣

春秋昭廿五年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後卽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時昭公又雩聚衆以逐季氏終成失位去國之禍聖賢遊其地以傷前事究其所因遂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夫子善其得爲國之本崇德者崇重有德之人當思所以試之於事苟不先以事則雖得人無益於國也脩治慝惡治惡當始君身已不能盡臣禮以事天子而欲責其臣以事君之禮豈脩慝之道乎放弒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君欲大有爲於國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非旦夕之所能爲也昭公不務崇德脩慝徒逞一朝之忿以



逐去季氏爲快則庸人猶知其惑而昭公既失之於先哀公將踵禍於後故聖賢爲之怵惕也樊遲感昭公之禍因思君人之道而問仁而荅之以愛人君人之道也問知而荅之以知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而夫子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而廢邪枉邪皆化爲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夾谷墮三都是其大驗也然不究其用亦以季孟之故故遲又疑之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按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

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亾故
皆錄之又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
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
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
卽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
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
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
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皐陶湯舉伊
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又言不仁者遠遠者變於不覺
所謂不可造次無故驅逐故昭公之逐季氏非春秋所取則愼
之愼者也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
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
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
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後
用人之法備亦崇德之至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四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七　子路憲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仲弓列德行之科有南面之使故其問政卽語以爲國之要在能用人有司任事之人也公卿大夫士皆謂之有司（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亦言司）堯典克明俊德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皐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皆以得其人爲先務此先有司也既知人而官人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未用者當舉其賢才而有司之事莫敢後夫毛舉細故動挂吏議則有司皆畏縮彌縫其闕而君益勞而國不治故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皆赦小過之義東方朔荅客難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惟能赦小過則賢才樂爲用春秋穀梁傳曰昭十九年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罪也如此則舉賢才爲有司之責而王者之大政也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舉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而回避其親故非舉爾所知之法也立程式以考課而不問其行誼亦非赦小過之法也人材之日下政治之日敝三代之不可復職此之由也或以仲弓爲季氏宰耳其問答之意不必言治國夫孔子於公山氏之召而有



爲東周之說聖人撥亂世反諸正無往而不致其意故其與仲弓商榷者見用世之深情不必以其爲宰而疑之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義疏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謹案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正名始於黃帝史蒼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正名之名謂造字必合乎道道爲道生一之道名卽一一爲字之始亥爲字之終坤辟亥故有始一

終亥之名而歸藏首坤之理出焉歸藏黃帝易而老子傳其學故道經首著無名有名之說無名者天命之性也有名者脩道之教也必有文字而教立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倫攸敘凡傳其語言而著於竹帛者皆聖人之教孔子之脩六藝多聞闕疑無不知而作故其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則安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謹案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正蓋不言蘇林曰正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正按正古音同區正蓋卽區蓋楊倞荀子注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



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謹按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卽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脩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

閎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苟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爲世世通行者也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亦可以者言勝殘去殺之難也誠哉是言者言以文王之事信之也

詩緇衣正義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藻說視朝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謹按闢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詩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者非也玉藻言大夫退亦不必事盡也魏書高閭傳曰政者君上之所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即鄭注所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則其事非家事矣按魯語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卽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故魯語又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韋昭注國語亦誤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按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在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後亦猶華士少正卯之誅爾

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斠也按斠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箙字云箙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爲箙徐音山樞切集韻亦音艇按說文讀稍聲則音當同筲又出箙字云陳留謂飯帚曰箙从竹捎聲一曰飯器容五升則箙箙並可通筲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公羊桓六年傳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

亾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

說文解字鼻嬰也从自从廾廾亦聲虞書曰若丹朱鼻讀若傲論語鼻盪舟謹按許君以罔行舟之鼻爲論語鼻盪舟之鼻及猱是虞書之傲及左傳之澆古文並作鼻則論語之鼻亦是古文矣

問于西曰彼哉彼哉謹案定八年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眡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鄭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故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三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

詩匪風篤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云人偶者謂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按所引論語注當是問管仲曰人也之注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

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之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風俗通引作正已是改本拔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拔齊桓之事知正而不知權輕重不平而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之事知權而不守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者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云三匡天子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而九合諸侯晏子與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九合一匡諸侯一匡天下按管晏二子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卽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雖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故孟子又曰人假而弗歸惡知其非有故問管仲曰人也卽仁者人也之義

按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按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

莊九年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

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正杜注穀正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正卽穀正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春秋之穀丌左傳以爲句瀆之丌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卽穀丌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溝瀆之丌或其時曹將亾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要之生竇笙瀆句瀆句竇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王肅以爲經死溝瀆之中自經何必溝瀆之中故斷爲地名矣義疏載或說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亦肛說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謹按此孔子自言脩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既不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閒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卽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按詩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爲訓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縢以下爲揭繇縢以上爲厲李巡注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

衣裳而過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重文濿砯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爲旱石當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徛是也今齊魯閒往往有之衛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葢指此此厲爲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爲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石又或从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段借非正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遂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又何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孫炎郭璞既失其恉遂訓衣爲褰以爲水深則濡褰而已然詩音義引



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濡褰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爲涉葢水由膝以上或可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斬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斬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亦至危之事故憑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爲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謹案天子之凶廬曰諒闇亦曰諒陰諒者信也陰者默也取義於信默故曰諒陰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欲加教化於民

必自行三年之喪始諒陰之名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外傳言
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陰也本韋昭思道思先王之道也三年
之中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爲孝無
逸篇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不言之時亦
有所言不言者禮之常也言者其變也其惟不言默之至也言
乃雍信之至也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而獨善高宗出默
以思道名稱其情也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君臣父
子本於誠是爲好不本於誠以行禮亦其文而已何足以使民
乎故爲上而好禮必自行三年之喪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五終

仁和邵順頡
仁和葉維幹校



論語說義八　衛靈公季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顏淵問爲邦一章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
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
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
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
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
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繁露十三天之道春暖以生
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
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
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

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
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
之閒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
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
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
之月卽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
時巡守皆用建寅卽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
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白虎通又曰四
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
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
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寘之以春萬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
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
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
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
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
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
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
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
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
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如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漢書作冬十月不知尚是建申之月爲孟秋也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

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
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
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
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揫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
動秋不揫斂四時名義按之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
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冬（古詩十九首 玉衡指孟冬）
此用秦正是建申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
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路者明堂位言魯君
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曰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
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



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王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
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
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
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鄭注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虞
書所載同亦是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故亦可謂之魯禮
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
制不必如鄭君所云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
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

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舞則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人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尤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白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

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佞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案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本漢書藝文志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元帝

本紀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曰史篇楊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葴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書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

字者經菰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菰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教門弟子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

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六十里爲顓臾國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並在魯東南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冉有爲季氏謀伐顓臾將盡得山險形勢則季氏强於魯國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論語以季氏題篇亦譏世卿之意魯有季氏日爲後世子孫謀而魯國危矣然季氏之家已有陪臣執命之禍故曰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臣見君之地也

春秋僖十五年九月己卯震夷伯之廟公羊說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謹按季友賢者時又當

齊桓之霸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然天意已見魯國之命將終制於陪臣先震警於其微者故春秋之法皆本於天意也至文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經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易京氏說云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此祿去公室之徵天爲先告之矣祿去公室則將專於季氏故宣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多乎什一富於周公之事也至冉求爲季氏宰而用田賦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故孔子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知稅畝田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而非魯君之所能與故季氏富於周公自初稅畝始也祿之去公室亦自宣公始也論語



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鄭君以爲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當平子初卒而陽虎公山不狃已專恣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仲孫忌之徒也論語往往斥言季氏孟氏與春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謀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

按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故在天下以天子爲大人一國以諸侯爲大人一家以父母爲大人在古今則以聖人爲大人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故士相見禮以卿大夫爲大人先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既解大人爲卿大夫矣又言凡與大人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鄭注眾謂諸卿大

夫司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按鄭意謂視眾如一則凡與大人言之大人亦指卿大夫疏以此大人爲指君者不合鄭旨也論語以天命聖言與大人並稱則自指天子諸侯出政教者矣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知之者知其故也求之不能通其故是謂困效古人之成法是謂學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困之象也思不如學困而學之也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故又不求之於古人則困而不學歸於杳冥昏默而已矣

按史記伯夷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壯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見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注引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又有采薇士下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

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考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嵲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考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蓋以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笑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沒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其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逾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沒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度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瀆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水經濟水南當羣縣北南入于河羣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閒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阪通有堯山首山荷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距河濟之閒幾二千里蓋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閒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今在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閒渺不相及安得如王氏所云溝瀆之閒王氏引曾子作濟滄成六年左傳汾滄杜注滄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晉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

亦不可證爲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卽春秋鄭虎牢地漢河南成皐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亨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皐縣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鄭爲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最偪近鄭故反覆言之晉自獻公之世思有事於諸侯詩人探其意而賦之至文公悼公皆以服鄭而成伯業則獻公之謀亦遠矣

婦人未嫁則以姓配字若仲子伯姬之類其嫁則以姓配氏若姜氏之類或以姓配婦若婦姜死則以姓配謚若成風之類春秋輒書夫人子氏夫人嬴氏夫人風氏曰子曰嬴曰風著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曰氏以夫人言之當從乎夫之氏也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繫姜以氏明將與我爲夫人以別之於齊侯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以絶其所從出也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氏以娶乎大夫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何休以爲從父母辭不言氏則氏固從乎夫之稱也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仍言夫人氏者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譏喪祭不稱氏者以三年之內止宗廟之祭夫人之至無所繼卽無所傳故去氏也其曰婦則有姑之辭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以其實姬姓故不可以爲夫人氏從王姬伯姬叔姬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凡葬不稱夫人氏者

以死之謚易生之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校
仁和葉維幹



論語說義九 陽貨微子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陽貨欲見孔子注孔安國曰陽貨也季氏家臣邢疏曰蓋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按趙意似以陽虎陽貨爲兩人虎既囚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鹽鐵論地廣篇曰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按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

通用疑陽貨卽楊朱韓子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貨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拔云虎務取又曰不善樹人卽孟子楊子取爲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爲已若樹人則且爲已害孟子韓非之所說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者務取爲已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呂氏春秋一篇曰陽生貴已高注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氏春秋陽生作楊朱益李善據孟子改之拔呂覽以楊朱爲陽生猶桓寬以陽虎爲楊子也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此者可比明王乎拔子居合言爲朱虙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益變姓名如范蠡其稱嚮疾强梁正與陽虎行事相類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不濟豈以陽虎在彼與　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按此以列子記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爲墨子弟子故知後於墨子然此但記楊墨相難設爲兩家之言不必定爲墨

乃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以爲元觀乾初不變知陽靜爲性而
性出於天觀坤初凝乾知陰動爲情而情本於性察動靜陰陽
情性之際而善惡之理明矣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
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
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前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秉陽
氣而生具此生理卽具此善性一念之惡卽絕生理故言性善
者推本之論也化獘之後失其秉彝賈生書引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儒者以五常爲性以六欲爲情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情之未發者卽性性之已
發者卽情故中庸言性不言情情性一理情自性出觀其旣發

在楊前況孟子屢稱楊墨如周孔孔孟自以時代爲先後楊朱
篇又記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子道家晏子墨家亦是兩
家學者相難豈得管晏同時對語也篇中又記楊朱言孔子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虎在春秋時蒙惡聲故爲楊氏學者諱
言爲一人故有此語且莊列十九寓言不得以定古人古事也
問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董子以性喻禾善喻米其理豈大
相異乎抑可通乎荅曰周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易之乾
元卽謂性善坤元卽謂性惡釋乾元在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
下也陽是善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釋坤元在初六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初六爻辭言
堅冰乾爲冰乾位西北故云堅冰此坤初凝乾元之義初六變

則性已有惡發皆中節則能性其情故言性惡者後起之議也
禮爲防淫之書春秋誅亂臣賊子故禮家荀子春秋家董生俱
不言性善易言天道詩書言德化故十翼及詩古文家毛公今
文家韓嬰俱言性善孟子誦詩讀書故道性善稱堯舜益以推
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然春秋體元禮
本於太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爲日用
之質則尤愼乎習故論語首篇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知信五
常之德周四海亘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
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各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
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
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
而不辨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
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上知謂俊造之選移若移之左移之
右移之郊遂其變而帥教者則非下愚也終於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則下愚不移者也書言放四凶春秋遠佞人皆言下
愚之人也所謂下愚者若春秋傳言商臣蠭目而豺聲伯石豺
狼之聲其惡秉於生初則性之相近又何說也蓋善惡者動靜
之閒也細縕化醇是爲始胎陽氣淑靜合於乾元有善無惡之
時也母腹震動卽有運動知覺而情亦生焉故禮家言胎教之
法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曼言惟能愼胎教則生
而潛哲爲上知胎教失則生而濁蠢爲下愚故曰鳳皇生而有

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孔子言
性相近習相遠者未離乎天理謂之性遷就於人欲謂之習商
臣伯石之徒自母腹而不得其教已不可謂爲性也習也蓋人
欲之汨其性有至老而敗者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有孩提而
習慣者有在腹而感之者故聖人之治其性自胎教始
御覽一百六十卷引論語子之武城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按此
當是鄭注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
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
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
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
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
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
北斗運於中央中官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
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
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
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見宣四年公羊傳注）孔子作
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
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
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
謹案孔子引匏瓜以自喻卽前章如有用我之義匏瓜繫天徒

有虛名而不可食我非徒駕虛名要當有用於世引匏瓜之星者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簸揚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謹案亾當讀爲亾之命矣夫之亾言古有疾尙可治今則因疾而亾謂人心之已死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亾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無言者微言也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爲不言故發問以明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卽無言之謂而性與天道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離震兌主四時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春秋四時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故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人之際也

五穀不分按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又按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卽勤四體治五穀之事包咸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詳包意亦以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荅子路非以責子路也

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按文選劉越石荅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警懼之貌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宄侏張輈侏古字通此鄭本論語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數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同鄭義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皇疏曰故舊謂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謹案毛詩篇義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貴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賢者正義亦引論語故舊無大故二語爲說是故舊爲朋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仁和葉維幹校

論語說義十　子張堯曰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說文區崎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眾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凡言區分者卽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卽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之始也屈生卽說文藏匿之義藏匿必屈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按漢書引誣爲憮當是魯論語馬所注爲古論也說文憮愛也是憮有兼愛義故蘇林訓爲兼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
堯之命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鴻水之滔天丹朱之不肖亢
龍之悔也天祿之終也（鴻範曰悔鄭注悔之言晦晦猶終也乾上九失位降居坤
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於爻位爲三公王者之後當
天祿之終宜退居三公之位此丹朱爲二王後之法也堯之數
終而舜受之舜之數終而禹受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堯舜乎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加姓者重終論語
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堯曰末章孔子曰
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微言也堯
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
堯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禮中庸記
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鴻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
大極中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能用中者斯謂中
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
於中則阻偏滯礙而不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
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
絕續五德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
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再湯及周而繼之以子張問從政言
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復繼之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春秋說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堯曰篇述用元牡者見受命之應也繼之言知禮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蓋知其所損益則三代之理自見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以作春秋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可以見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別之於禽獸之域存之於幾希之間知人者非易易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曰而月之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卽天何言哉之義此發揮微言以著大義也孟子稱我知言先陳詖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說是也而後言願學孔子又記宰我子貢有若之辭趙岐說曰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其說

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於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